



■图片故事

水汪汪的童年

□丁迎新 文/图

老屋紧靠着绿油油的山，像是山把屋紧紧地抱在怀里，怎么也不松手。于童年的我们，如此的好处便是，风声、鸟叫、蝉鸣，一个不漏，全被不安分的耳朵收藏，还挑逗起书本上的顽皮，只要逮着机会，准一溜烟隐入山林，纵是妈妈的千呼万唤也难现身。

妈妈有些为难了，不是因为妈妈，而是离河有了段距离，吃水得早早晚晚地挑。逢上好天倒没什么，要是下雨下雪，泥泞路滑，很是困难。

妈妈扛上锄头，钻进了屋后藤蔓交相掩护遮盖着的山沟。不到一顿饭功夫，妈妈回来了，脸上浮现着喜滋滋地笑。锄头放下，从碗柜顶上取过弯刀，又进了屋侧的竹林。又是一顿饭功夫，妈妈扛根削枝去叶的青滴滴竹子回来了，喊我搬柴马，喊弟弟拿锯子，架到柴马上锯成几截，再每截都从中剖成两瓣，把里面的竹节敲掉，让凹槽光滑些，工具算是准备妥当。

从家里翻出老虎钳和旧铁丝，叫上我们兄弟俩，我们一起钻进后面的山沟。山沟已经被妈妈砍出条隐约的小路，跟在妈妈后面，猫着腰前行。看见妈妈发现的泉眼了，杂草掩映的油亮石岩壳上，透明得好像不存在的水正从里面汨汨地渗出来，汪成了手掌大的一捧，再顺着沟势，往下脉脉地流淌。

一番挖掘，直到竹瓣的一头正好嵌在石缝里为止，找来几块石头牢牢地挤压，源头就成了。让一截截竹瓣头尾相连，相连处用细铁丝捆上，搭上支架，一直牵引到厨房的外墙。妈妈还不满足，撒开窗户上的塑料皮，把一截竹瓣穿窗而过，直通锅台边。水便成了。

缸，是早就有的，很大，我身体团起来，窝进去能看不见。底下垫上几块平整的石头，缸稳

稳地坐上去，正式安家落户。竹瓣像小孩子嫩生生的手臂，从窗口顽皮地伸进来，正好悬在缸沿上，上游堵着的地方一打开，清亮亮的水就进了家。

这水缸，解决了全家的用水问题，也成了我和弟弟的乐趣所在。

热了，一水瓢下去，端起来就咕咚咕咚下了肚。从河里捞来的小鱼小虾，瞒着妈妈，直接放进水缸里，看它们自在畅游。就是发现了，也不反对，任其自生自灭。哪一天突然不见了，不是猫的杰作，就是让全家人都开了回荤。从田里捉来的蝌蚪，最让我们惊叹，极快地长出两条腿，再一转眼，就没了影子，去了哪里都无从知晓。

山里也有干旱的时候。小河里的水不见了，本在水底的石头晒得白白的，能闻见鱼虾的腥臭。我家的水缸还是水汪汪的，脉脉的流淌越来越纤细，再变成滴滴答答。妈妈早就提醒我们了，水要省着用。灶壁上始终写着细水长流四个字的，此时，才明白用意。

有一天晚上，已经睡着的我渴了，起来到厨房找水喝。水缸里竟然睡着亮晶晶的月亮，看着半夜造访的我，好像还眨了几下眼睛。满窗的银辉洒在水缸上，为灶台也刷了一层洁白，哈哈，月亮还在天上，这水缸里的，是它刚生下的宝宝吧，先藏在这里，等天亮了再带回家。

一晃，童年就长了个子，目光落在了山外，得走出山乡了。再一晃，家也走出了山乡。老屋更老，不知道是水笕先没了水，还是水缸什么时候烂了，总之，那一缸水汪汪的童年只在我的记忆里晃荡。

还是那么清亮，那么流淌，那么快乐无比。随着光阴的打磨，接下来，只怕是眼睛里的水汪汪了，是不是一脉相承的结果？

■家庭相册

父子之间的战争

□邹贤中 文/图

“每一个男孩，都必须打败自己的父亲，才能成为真正的男人”。这句话出自哪里我已无从考证，但它却像真理一样映照在我的人生里。

记得小时候，父亲脾气特别暴躁，稍不如意就辱骂母亲或者拳脚相加，我和哥哥在为母亲打抱不平的同时也恨上了父亲。家里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在家暴之下，我们母子三人惶惶不可终日。我和父亲的第一次“战争”是发生在我14岁那年。午饭期间，父亲砸掉了桌上所有的碗筷，家里一片狼藉。午饭过后，父亲还在喋喋不休地辱骂母亲。正在做作业的我气愤不过就跟他顶了几句嘴，父亲暴跳如雷，放下母亲跑来打我，我丢下作业，没命地逃，正在收拾房间的母亲吓坏了，赶紧跑出来阻止父亲。父亲没能追上我，又回头打母亲。我看到父亲打母亲去了，就心急火燎地在路边抄上一根手腕粗的棍子返回去。那时，父母已经打成一团，我对着父亲狠狠地一棍子砸了下去。作为人子，打了父亲本是罪大恶极，然而直至今日我都没有些许的忏悔之意，因为我保护了母亲。不过，我和父亲的第一次战争让父亲变了很多。

2008年，常年生病的母亲去世了。再也没人给我洗衣做饭了，再也没人给他当出气筒了。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和父亲

的口头战争不断发生。比如我要退伍，他逼我留队，后来我还是退了伍；比如他不让我经商，后来我经商失败，父亲一有机会就在亲友面前拿此说事，时常让我面子挂不住。

都说父亲未完成的理想都喜欢寄托在儿子身上，我的父亲无疑是这样的。他搞了一辈子建筑，一直想做包工头，因为种种原因都未能如愿。他就把这个理想寄托在我们兄弟身上。哥哥在建筑方面毫无疑问是有发展潜力的，他泥、木、铁，学什么像什么，而我却不是那么回事。我很讨厌搞建筑，我知道自己没有那方面的天赋。因为这件事情，我和父亲又战争不断，狼烟四起。为此，父亲不断讥讽我，说我不

搞建筑将来会没出息。如果换作以前，我会奋起还击，现在，我用沉默对抗。生活告诉我：没有实现的事情是不能拿来说的。我总不能跟父亲说我以后会如何飞黄腾达吧？在事情没有成功之前，最好的选择是闭嘴。

其实我知道父亲也是为我好，对于农村孩子来说，留在部队是很光荣的，搞建筑当包工头也是农村青年发家致富的好门路。

韶华易逝，父亲逐渐老去，反之，我们兄弟却不断成长。父亲的脾气好了很多，父子之间的战争也日渐减少并彻底消失。时至今日，我已经成为一名发表百万文字的90后写作者，更是拥有一堆虚名。父亲对我的文学之路也渐渐接受和包容了，他甚至以此为荣。

我总觉得，父亲在和我的第一次“战争”后就变得苍老了。我也渐渐地理解了父亲，这些“战争”，也包含了父亲笨拙的爱。



因为懂得 所以慈悲

□岳新敏 文/图

张爱玲是一个孤傲的女子。

孤傲的女子注定在感情的道路上来回打转，甚至无疾而终。在张的作品中，很少有甜美的爱情，在我的印象中，她的作品就惟有一篇《爱》，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遇上了也只能轻轻地说一句：“你也在吗？”这样美的句子，让我第一遍就记住了。当我们无法解释缘分的时候，总会拿这句话来解释那些不能道破的机缘。

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是很难道明的。“遇见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一直低到尘埃里去，但她的眼是欢喜的。并且在那里开出一朵花来。”爱情本没有什么尊严的。是啊，像张爱玲这样高傲的女子，本是没有把那些俗世的爱情放在眼中的，可是当遇见了胡兰成，也难得了有平日里没有的笑容，低到了尘埃里。

“夺诗更胜画眉之乐”正是她所追求的。胡兰成坐在张的身边，虽然没有一句话，二人眼神彼此交汇的一刹那，他们是懂得的。张送了胡八个字，“因为慈悲，所以懂得。”而胡自觉配不上，便来还送给她，只是颠倒了一下，“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红玫瑰与白玫瑰》是张的

悲观主义，她看透了这些俗世男子。“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张爱玲总像个苍老的智者，用俯视的眼光看着这些追逐爱情的男女。

《半生缘》，一世情。世钧和曼桢却再也回不去了。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过分看重爱情，以为这是一生一世最重要的事情，以为遇见了就不会再分开，以为相爱了就会在一起，以为缘分来了就已是注定的了。可我们总是单纯地忘记了现实，忘记了那些我们不曾看到和体会过人生的突变，没有什么是可以天长地久的。也许缘分也是有半份的，前半份用来回忆，后半份用来感叹。

此小说还有一个名字，《十八春》。我倒觉得这个题目挺好，十八年，几乎是一个

一生的四分之一，年轻时代的十八年完全把人从一个满怀梦想的妙龄少女变成了一个被现实压榨无情摧残的中年妇女，一切都变了，再也回不到那个时光了。即使相遇，还有什么话说吗？没有了，一切只是无声的告白，一个苍老的手势。

我不看胡的《今生今世》，至今未看，不是因为无缘相见，更不是对胡的偏见，只是源于对张的过于钟爱吧。我很难想象，对张爱玲这样一个如此低调，在爱情里低到尘埃的女子，却被那个人在书中大写特写，她会是个什么感觉。可恨？可叹？还是可悲？不得而知。

她曾说道：爱情是一件奇妙的衣裳，有的人感觉眼花缭乱、似是而非，而各种滋味，却只有穿衣裳的人自己知道。所以，爱情只能去感受，却不便妄加评说，因为它的微妙和难以洞明。

张爱玲的一支笔，写尽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却写不出属于自己的一段圆满人生。



书海掠影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如果有，那就用笔写下来，给我们投稿吧。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